

京報副刊

第四〇五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

星期四

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增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通信一則(一)(兆麟)(二)答流氓先生(助翔)

五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之七階段

李宗武

(代歡迎留日歸國學生)

此次中國民衆，憤張氏之禍國，起兵申討，以期廓清禍源，乃日本政府一面稱絕不干涉中國內政，一面出兵助張，致我民衆領袖之郭松齡將軍，奮志以歿，日本是種出爾反爾之政策，因早失國際信用，其平日所高唱之「中日親善」，與有色「人種提攜」之假面具，於此益全然揭破矣。...

一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一步

日本明治維新之初，一方培養實力，一方即欲侵略中國邊境，當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適台灣生番有戕殺琉球難民事，日本即欲乘機染指琉球。翌年日使副島種臣來中國，雖以修好訂約爲言，實則爲解決琉球難民案與探問中韓二國之關係也。琉球本我屬土，朝鮮則與我國宗屬歷史關係益深，本毋須日本之過問也。...

此爲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一步。

二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二步

第二步爲日本侵略朝鮮，卒之釀成中日戰爭，我國國威，從此掃地。光緒二年，日本與朝鮮締結條約，第一條即規定「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有平等之權」，此即日本欲朝鮮脫離中國之宗屬關係也。光緒八年，朝鮮內亂，鮮人攻擊日使館，並殺日人七名。中國聞變，遣丁汝昌等率兵東渡平亂。日本遂與朝鮮定約六款，懲凶，謝罪，賠軍費，及死者恤金五十五萬兩，並許日軍駐在京城。

光緒十年，日本爲顛覆中國在韓勢力，乃從患韓人金玉均等起亂，致日使館爲韓人所憤，然結局朝鮮仍是損失。

次年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會商於天津，相約二國均不駐兵朝鮮，從此二國在韓之勢力，完

五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之七階段 李宗武

我們的安慰 彭基相

當校長的不許結婚? 天香

答徐志摩先生 陳毅

嗚呼他們爲什麼這樣遭(四) 記者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全平等矣。

三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三步

光緒二十年三月，朝鮮東學黨起，日本軍人助之，意在擾亂朝鮮以挑釁中國。中日二國兵，先後抵朝鮮，亂平後，日本堅拒不撤兵，戰端遂開。我軍大敗於平壤後，又連失遼東各地，日兵又渡海擾遼東，占澎湖，我國不得已，乃出於忍辱求和之一途。二次遣使議和，均謂資格不符，拒之。卒於次年正月李鴻章親赴日本，訂立馬關條約。全約十一條。最重要者為左列四項：

- (1) 認朝鮮為獨立國，
- (2) 割奉天南部及澎湖台灣於日本，
- (3) 賠軍費二萬萬兩，
- (4)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日本汽船得航行內海。後因俄德法二國之干涉，以三千萬兩之代價，將奉天南部交還中國。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因爭東三省朝鮮權利開戰，俄敗日勝，日本遂攫得我東三省之無效權利。我國因民衆未醒，無力抵抗，官吏亦以因循了事，願得過且過者多，盡承認之。其最大者：

- (1) 在東三省開商埠十六處，
- (2) 安奉鐵道由日管理，

(3) 營口，安東，奉天，劃定日本租界，

(4) 中日二國合立木材公司，采伐鴨綠江右岸森林。

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日本實行併吞朝鮮。

四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四步

中日戰爭以後，朝鮮已在日本掌握中，日本此後便全力注意攫取我東三省矣。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日本設立南滿鐵道會社，又于大連設立關東都督及監督滿鐵會社，以實行經營滿洲。次年又與中國訂立「采伐鴨綠江森林條約」，「新奉吉長鐵道借款條約」，「安奉鐵道協約」，「間島協約」，「滿洲五案協約」。此外又攫得渤海漁業權，鴨綠江建橋權，于是日本在南滿之根基，已完整通過，日本之處置南滿，本已與對朝鮮，相去不遠矣。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張勳軍隊，在南京誤殺日人，當時中國又欲日本承認民國，又許日本在滿蒙建設五鐵道，日本勢力遂從南滿而擴至東蒙！

五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五步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歐洲發生大戰，日本乘歐人無暇東顧之際，出兵占青島，兵由距青島四百餘里之龍口登岸，即云對德宣戰，何

能侵犯我國中立？次年又向我國提出二十一苛條，內容可分關於「山東者」，「南滿東蒙者」，「漢冶萍公司者」，「沿海灣灣島嶼者」，及「學校寺院，病院，軍械，路礦與聘請顧問者」之五項，直為迫中國將一切行政教育實業之權利，完全交與日本也。交涉數月，日本堅持不讓，於五月七日午後三時，對我提出通牒，限二日內作滿足之答覆，否則日本即執行其必要之手段。我政府受此恫嚇，不得不有條件之承受，嗚呼，痛哉！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此約始終未經我國會批准。及華盛頓會議，日本已將第一第五二項讓步，二三四之四項，仍未肯放棄。蓋只有此三項已足置中國於死地而有餘也。

六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六步

日本既迫中國承認二十一苛條，但尙慮西方各國之否認也，於是當中國欲加入協約時，日本遂與英，俄，法，意，秘約，以列強須承認日本有承受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其用心固極且險矣！一九一七年日本又遣石井菊次郎赴美，訂立密辛石井條約，其中有一「美政府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而尤接壤處尤然」之一語，以為此即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地位之根據。在參戰期內，日本又乘機借與中國十五大借款：

新女性

學界的三魂  
本容陳通伯先生

魯迅  
新女性二月號

每冊一角  
五分全角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時導短評  
一，何不速驅走段琪瑞呢？  
二，...的話  
李玄伯  
水

(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三期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特致)  
發行地址：北京鐵崗十九號

- (1) 善後借款續款二次，
- (2) 交通銀行借款，
- (3) 吉長鐵道借款，
- (4) 第一次軍械借款，
- (5) 無線電借款，
- (6) 有線電借款，
- (7) 吉會鐵道借款，
- (8) 第二次軍械借款，
- (9) 吉黑二省金礦森林借款，
- (10) 滿蒙四路車款及正入借款，
- (11) 濟順商徐路借款，
- (12) 參戰借款，
- (13) 製鐵借款。

七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七步

大戰以還，日本一方以經濟侵略，一方設法挑撥中國內亂以希從中漁利。民國九年直皖戰爭，日人即暗插腕系，及皖既敗，安福部禍首九人，為政府所通緝，乃日使館偏保護之。其蔑視我國政府，於此為極！

民國十一年與十二年之奉直戰爭，都有日本在後方挑撥，無論奉方之勝敗如何，而日本以助奉之故，非要求重大之報酬不可，而奉張

亦以私利自圖，不顧國家之體面與權利，願受日人之宰割，故旅大租期，原以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止，日本當應期交還中國，當時留日學生組織之旅大後援會倡言收回該地，而奉張阻止之。奉張與日本，如此朋比為奸，交相為禍，國民若不起而反抗，國安得不亡耶！

此次全國民衆痛張氏之禍國賣國，忿日人之橫暴無理，欲驅逐張氏，而日人明目張胆，阻止郭松齡將軍之前進，其干涉我國內政，過便我國之內爭延長，並與奉張締結使中華民國滅亡之條約，其橫暴若是，凡我同胞，誰不同聲憤慨。茲特作是文，並望我熱血青年同志，速籌實際對付之策，使我黃帝子孫，不但不作韓民之續，且使中華民族史更光輝而廣大之也可。

我們的安慰

彭基相

我們這些號稱有精神病的人，許多物質的痛苦，我們不怕；我們是青年，並且不是一少爺」的青年，能走路，能挨餓，晚上只睡三四小時的覺，第二天還能幹下去。不過我們所最愁的，就是怕有許多給我們精神上的打擊。

起初我們幾個朋友在一塊白嚼蛆，說要辦一個學校。於是發表宣言，請名人做董事，做校長，鬧得不亦樂乎。等到我們正式登廣告招

生，剛有京報副刊的記者講交情，不要錢，給我們白登廣告，這時真騙了許多小的青年朋友來了，這真是我們「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及我們這一班小的青年朋友了」。這時候我們也就像「狗套頭」一樣的把頭給他們套住了。心裏一時的高興早過去了，但這時雖想脫離也不成了。於是不得已又假裝出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請名人講演，找人募捐，找人替我們要校址，弄到現在真是精疲力倦了！好則我們這個學校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關門，因為辦過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想靠這上面擦一點油的，這句話我想有學生能替我們做證據，我們自己也不必發誓了。不過我們在辦這一個學校的時候，有許多對我們有熱忱的幫助，這不能不叫我們特別感謝。在千辛萬苦中，這或者也就是我們一點安慰！徐六摩先生接辦是報副刊的第一

天，他把他要請做文章的人，用「點將錄」的方法一起都點出來。我現在也跟他學，把這些熱忱幫助過存的人也一個一個點出來，一面代表我們適存同人的感謝，一面表示在這個冷淡的社會中不見得個個人的心都是冷的。

第 名大將當然是吳稚暉老先生。我們第一次開會（此時學校還未成立），說起來好笑，到的人只有王撫五先生和吳老先生。王先生因為沒有遇着人跑回去了，吳先生剛巧在一

個小胡同裡面過着。我請他老先生到一間小屋子裏（中老胡同九號）坐下，他老先生一口氣說了三點鐘未歇。他勸我們不要辦學校，還是開照像館好。並且把照像館的利益說得天花亂墜。這時我們的心裏真有點動了；結果因為許多人已知道我們辦學校，這時忽而停止，怕人笑我們青年人做事太無主見；因而硬着頭皮就沒有聽他老先生的話。那知古人說：「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果然，我們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到了開學的一天，他老先生又來替我們做面子。我第一天晚上放一個條子在他老先生家，他第二天早上就趕來了。他老先生一到我們全體教職員和學生都精神為之一振；不然又要有人笑我們藉他老先生三個字來騙人了。

第二名大將是徐旭生先生。我們為辦適存，跑到徐先生家裏總有二十次以上，徐先生沒有一次不是拿着慈祥和藹的態度待我們。老實說，要有一個人這樣來麻煩我，我也有一點討厭了；而徐先生始終如一的替我們做，做了一件又做一件；講演聽了不算，還要替我們設法要校址。更有我們這樣真心不足的人，還要請他先生替我們募捐；他老先生真想不到，還向我們道歉，並且自己情願將書捐到適存圖書館裏面去。在這樣四面都是放着冷臉面孔的社會裡面，

能有這樣慈和的元輝，我們的心也够暖了。其餘的我們也不一個一個的說了。不過在我們意外遇到兩個人：一個是張小楠先生，一個是高一涵先生。我們雖然是同鄉，但我因來北京幾年，素不喜與人交際，所以他們兩位先生也不認識。後來因為王撫五先生的關係，我們方認識了他們。張先生一會面就知道他是一個極誠懇的學者，他看見我們這樣辛苦來辦適存，他竟自己自動的要來替適存幫忙，這真是出我們意料之外。高一涵先生在我們很急迫的時候，亦極盡力來幫助我們，這都叫我們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還有許多教員一個錢不要，從西城跑到東城來上課，這也是很難得的！還有一位「空了」先生我們素不相識，（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姓什麼，）他也對我們表誠實的同情。這都叫我們精神受了極大的安慰！

雖然我們這半年來會了許多自己不願會的人，受了人家許多的冷面孔，但是上面這幾位先生很能夠叫我們鼓起勇氣了。以後我們還是埋頭去幹，遇事困難還是請人幫助。不過那些自號名流的人，我們以後離開他們遠點為好，因為我們受不起那一副名流的架子。

最後我們適存全體對京副記者孫伏園先生還要特別的謝謝，因為他不僅在半素對適存幫

忙，就是這一篇兩千多字近於宣傳的費話，還要借他的副刊一點地位。不過伏園要記起我們暑假在北海裏面拍板的時候，又要笑我的心是「狠心」了。 十五，一，三十一。

### 當校長的不許結婚？

天香

教育總長可以無理由地罷免他手下的僉事，是二十世紀中華民國新法律；於是乎照着這項條文推行下去，學務局長也可以無理由地罷免他手下的校長；於是乎再推行下去，校長也可以無理由地辭退他手下的教員，教員也可以無理由地開除他手下的學生。讀者不要以為我想入非非，胡亂推衍，這確是教育界中的實在情形。孟子子贊許的「治人」與「治於人」的兩種階級，直到今日還照樣地保存在我們底文明古國裏，所以治者為刀俎，被治者為魚肉，也是當然的事，并值不得我們驚奇。

假如讀者覺得我底話身煙瘴氣，我可以向你們報告一件最近發生的事實。我以為這不僅是我們教育界的一個問題，也委實是社會上的一個問題。（為明瞭起見，雖然未得當事人底同意，也不妨把他們底姓名寫出來，因為這本是一件公開的事情。）

京師公立第七小學校校長周學昌與第三十

洪 二月一日出版

社會革命的時機（沫若） 自殺（文子）

（紅流）（翟秀峯） 評田漢君的莎

（熊丹宇） 國家資本主義（民治）

人的（汗轉之） 空朋友之廣（梓

###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十二期目錄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職讀剛

### 燕風旬

蘇東坡生日紀念專號目錄

（二月一日出版）

紀念蘇東坡（弁言）

追憶（一版）

記者 王宗琦

六女學校長顏仲魯於昨日——三十日——午後三時結了婚，而同時學務局長無妻瞻也就發佈了兩道命令，把這兩位校長免職了。

當校長的免職并不算什麼稀奇，而免職的消息，兩位當事者事前毫末聞知，簡直想不出免職的理由是什麼。更不明白爲什麼兩人一同免職。尤其令人懷疑的是：爲什麼免職命令之發佈不先不後，恰恰與行結婚禮同時？

第一層好像不成問題。周學昌在北京做過十年以上的小學校長；在小學校長聯席會中當主席，誰也知道他之熱心任事；自從前年夏間由十八小學調任第七，這二年來的成績，凡在去年十一月參觀過該校底游藝會，以及今年元旦在中央公園國語十週大會中參觀過該校學生底表演的，誰也知道，用不着我特別恭維。顏仲魯是一個極其穩健熱心的女子，她在三十六小學當校長已數年之久，她把一個死氣沉沉的學校逐漸擴充，處在這種經費困難的時代，還能增聘教師，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活潑潑的學校；去年十月間該校開游藝會，定也有目共見。因此，兩校長並沒有辦理不善的罪過，免職當然是毫無理由的。

第二和第三是一個連帶的問題。假定第一層是有理由的，也不能不令人懷疑到兩校長之於結婚時同時免職。難道當校長的不許結婚嗎？

？然而從沒見過這種嚴苛的教育法令。難道兩人底結婚不正常嗎？縱令是不正常的，也只是兩個人底私人人格問題，也絕不是以校長的名義做出的；假使焦局長以爲有什麼妨礙，而周學昌是他底學生，他也可以預先直接間接加以勸阻，爲什麼一面結婚一面免職呢？

說到兩人底結婚，並沒有一絲一毫不正當。周學昌家中有一個夫人，無庸掩諱；但是就道德講，他和顏仲魯經過三年的友誼，真摯的戀愛，縱令兩人營謀底地共同生活也算不了一回事，何況有李守常作證婚人，經過了種種正式的手續呢？再就法律論，周學昌兼祧，這次結婚由他底嗣父和他底父親來北京主持一切，又有什麼說不過去？——假使有人覺得這兩種理由都不充足，但也只是法律與性道德的問題，請問焦局長：吹竊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我聽到好些人這樣說：周學昌是北京小學校長團的領袖。焦局長聽信了別人底譏言，深恐校長團和他爲難，所以用擒賊先擒王的法子，以鞏固局長底地位，正和章總長厭惡周會事一樣。他挾着一肚子嫌恨，所以趁兩人結婚的機會，裝出一借題發揮「的樣兒來，想把一盆熊熊的愛火用冷水澆得煙消焰滅，以洩私恨。這種辦法固可顯現他底手段之靈敏，然而正義何在，人格何存？

我以為周氏夫婦底地位，毫不值得注意，因爲這不是對人，而是對事。我所以寫這篇東西，并非和姓焦的過不去，委實覺得這不只是教育界的一個問題。這樣糊裏糊塗地毫無理由的免職，是不是濫用威權？是不是破壞教育？是不是污蔑人格？是不是違反正義？照此推行下去，從今以後，校長不可以任意辭退教員嗎？教員不可以任意開除學生嗎？

小學界的同人呵！這是我們切身的恥辱，我們能在這種暗無天日的教育界裏生活嗎？爲爭人格起見，快起來奮鬥吧！  
一，三十一，夜半，於西郊。

### 答徐志摩先生

陳毅曲秋

（一）引子。

一月二十一日我寄了一篇油印稿給徐志摩先生，爲的使列寧紀念能在善於反宣傳的晨報上吐露一點消息。果然引起徐先生一篇「談革命」的妙文，詞旨瀟灑，極盡諷刺挑撥之能事。我以前據我友鍾天心保證他是一個不含黨派色彩的人——另稱詩人或詩哲——我對徐先生還表示一點相當的敬重。現在不然了，他坐在研究系的報館裏，拼命宣傳共產主義，染了晨報的惡習，他完全研究系化了。可見環境於人之關係是很重大的，徐先生自己或者會否認！

從了任何黨派。但是「不讓廬山真面目，只緣此身在山中」，徐先生實不能自以自解。我對於徐先生指教我的地方，我十日來忙得很不會回答，今晚抽一點時間寫這幾句，與其說是與徐先生辯駁，毋寧說是促徐先生猛省。假若詩人不會懂得俗人（我）之言，我也只好倒運，無論有無反響，我都管不着了。我現在既要幹我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而且常常想引一般羣衆走上我這條路上來，我的工作便是宣傳工作。痴愚的我或者在此把捉住一個宣傳詩人的機會，無論結果爲正爲負，都可測驗我宣傳的工作，作我第二次宣傳的參考。哈！我真樂得寫這一篇文章。

(二) 共產黨與國民黨。

這個問題有許多著了不少的書去解釋，說好說壞各不一致。徐先生也不免把着話頭，「我取一章一而兩讀兩句。他推論到孫文先生是俄國籍人，我們便可領教詩人筆下的鋒芒與陰險。但是這有什麼妨害？中國的民族一定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之下要得解放，這不是我在說大話，而是歷史的必然。他們自然要爲這歷史的使命而奮鬥。而且現正奮鬥着，兩個政黨——或說兩個主義的結合走他們的第一步的荆棘的道路——的結合有事實爲必需，在事實上可以證明。只有合作的事實能在革命工作上

表現彼此的奮鬥精神挽救了民族的命運。外面的迷度騰騰不但無用而且應是接緊一步的合作。即或兩個政黨的黨員間或有冒昧的不肯舉動會挑撥起不和的感情，但不過與否齒間的咬嚼一樣，何關大體。萬一即如我那篇文章有語病，偏重了某方，那只是我一時的筆誤的不肯原無損於大體，而且我每日在翠花胡同八號，在中山主義空氣之中工作着更可以保證。我知道反國民革命的人們，是不樂意有如此現象要乘機挑撥離間。我不管他，我勸一般同志們在革命工作用功夫不必管閒話。這是我小素工作的態度。但是終日以「風花雪月」而具有神秘耳朵的徐先生未必能了解這個。休矣！向一個不投臭味的人說空話，豈不是自討沒趣！休矣！但我爲了宣傳終不能說下去！

(三) 「認識你自己」！

這是一句說通的話，我可以轉對徐先生。我要請問這「自己」怎樣認識法？像徐先生那樣認識法，不過是繼續貴系張君勳先生「忽而主義」的傳統的認識法我絕不贊成。我敢說要先認識了環境才能認識自己。正如要認識了徐先生所處的晨報館然後才能認識徐先生，才能實察徐先生的文章。反之對於鄙人也是一樣要先認識了鄙人現在工作的環境——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才能認識鄙人，

才能認識鄙人的文章，才配說批評。平白地以淺陋的主觀見解，以教訓的口吻對付一個不會相識的人，胆敢開口便罵別人爲「而是自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一個革命的背景……」遂罵別人爲「弄弄火搗些小亂子」的小兒。徐先生像這樣的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真值得我來教訓你了。

我認識我自己，我更認識我的國我的世界。我敢說我能作一篇自傳，爲別人所不能及的我的自傳。我從農村跳入當舖當學徒，由當舖出來走學校，小學中學專門工業學校而後到歐洲成爲一個產業工人，恍惚又在洋學校見識一見識，回來仍然到田間受債主，土豪，劣紳，軍閥，洋奴等人物壓迫，自己當然可以沈默了，或者抱着一個女人老於山林，但是爲了一般民衆，自己完全不能沈默，尤其要完成自己不能起來奮鬥。但是有這樣的決心，中間都經過幾次週轉，第一是在與軍閥周旋的時候，第二是在沈沒於文學生活時候，前者當然是種種痛苦，後者何嘗不是消極墮落，想以眼淚或筆墨來取悅權貴，至多辦到替弱者表同情罷了。幸而有覺悟，知道一個人不能完成了社會，決不能完成自己。要完成自己只有從拋棄個人主義起。所以這時我能將一切拋棄我的黨人的生活。不瞞你說我黨人的生活不久，個人主

國魂

時評  
一張馬戰與日俄衝突  
二、國魂  
三、國魂

(卜)  
余上沅

現

時事短評  
黃人還有生存的餘地麼？  
三、我們的小說

(松)(文)(翰)  
李仲樸  
高一涵  
莫西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對川白村三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命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

胡同北新書局報費每份銅圓四枚外埠洋二分預  
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連郵費

給民國的青年友人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詢

與謝野品子  
趙景深  
景山書社

京經售處  
北新書局  
景山東街

期七  
來件

「讀」窮漢的窮話」閒話

谷風田  
蔣光赤

義的餘毒還未除盡。時時發出一些可笑的思想。至於徐先生的文章一入我目未有不大笑者。這裡雖然唐突詩哲，也只好「改日登門請罪」了！

(四)我恭請徐先生到內地去旅行一次。

上海灘上有一個新聞大家，也是研究系化壞了的，他一向都是主張社會主義便是說主張把產來共一下子。不幸他到內地旅行一次，便得了教訓，他看見了許多貧苦的人，轉來時才不主張共產了。徐先生大概未到內地去的原故罷，因為他與那位恐怕一樣的隔膜。他到工廠農中去遊學一次，至少會變更主張，或者共產或不共產。這個階級或許不像，但他們倆却是得了研系一脈家傳，賤眼不顧事實，懸想一種應該怎樣辦的姿態來否認由經驗而得來的革命教訓。列寧主義是什麼，不過是一部能最後解放工農階級的理论與策略。只要有了一個工人一個農人，假若他是有生存在世界上的權利，他當然應該起來圖自己生活的改進，一個如此，十人百人千人萬人都如此，他們當應該聯合起來幹他們自己的事。我們的工作不過促他們覺醒而已。這種工作自然是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先生們所反對。徐先生所代表的機關「晨報」當然會不贊成。但是我更要嚇你一嚇，國民黨本年度的工作計劃特別注重工農運動，眼見擁有五十萬黨員的革命政黨走向民間了。徐

先生你怎樣辦呢？快造一段新聞來抵制罷！可憐的人！坐在資產階級的墳墓上，壞了你一世的聰明！

(五)列寧！紀念列寧！

徐先生，你不要怕他，他或者能够救你。列寧的聲威雖與耶穌可以抗顏而行，但是他倆絕不相同。耶穌是一個武器權力階級的武器，所以愚弄苦人們的。列寧也是一個武器，苦人們的武器，苦人們用以防衛自己的。所以凡是苦人們或願意投降苦人們面前輸誠為苦人奮鬥的人們，沒有不崇拜列寧，因為他真能够解救他。所以徐先生說他是一個製警句編口號的聖手，是千對萬對的。這句話却洩露出徐先生筆下的文藝的才能，能够說得這樣真切。這裏我不能不頌揚你。但是你要知道口號與警句後面沒有不是包含着無數的理论，策略。口號與警句發出以後便一定要引起實際革命的行動。你既然懂得他是個編口號製警句的聖手，你何不去探索他的意義，參考他的行動。你既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你當然要有你個人主義的不可屈撓的堅強，你何以怕他「鐵的手鐵的心」呢？你的個人主義能在他面前低頭這也許你可以再生的好消息！你勉力罷！

「青年人！不要輕易咀咒俄國革命，要知道這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

「，這個事實且因為徐先生的老板一干子東西不知道歷史教訓，拚命助桀為虐要造成第二回，我也不能不出馬來抵禦了。徐先生不要責備共產黨人鐵的心，鐵的手，你且看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寶刀，與學士文人們的刻薄的刀筆罷。不要以為做文章是好玩的，以為趁熱鬧弄弄水弄弄火弄些小亂子是不在乎的。

徐先生！請了！我深深抱歉，我深深慚悔，請了！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仁，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

### 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

#### 第一票

我認爲新中國的柱石：

汪精衛

蔣介石 (有主義的極端實行家)

吳稚暉

魯迅

(新思想的先鋒)

陳獨秀 (被壓迫階級的韋陀新思想的急先鋒)

馮玉祥 (民生主義的刻苦實行家)

